



經濟未恢復 排外氣氛濃 歐洲諸國頭痛難民潮

2015年的歐洲諸國，受難民問題困擾。回顧歷史，所有時代都有戰亂、饑荒、天災、管治不善等等，導致許多人成為難民。在歐洲，第一次人數龐大的難民潮，應發生在16世紀的宗教改革。當時，半數西歐國家轉信新教，與羅馬天主教國家征戰連年（例如1618-1648的30年戰爭）。天主教國家的新教徒，和新教國家的天主教徒，都因受迫害而成為難民。幸好美國獨立，歐洲國家在世界各地掠奪了殖民地，受迫害的人民可以往外地另建家園，難民才不致成為大問題。

難民成為問題，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。之前，戰爭較少殃及平民，但一戰死亡的平民達10%，加上俄國1917年革命，納粹興起，歐洲出現反猶太浪潮等等，不少人被迫離國流徙。二戰結束，難民數以百萬計。1950年，聯合國成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（UNHCR），負責處理難民問題。

非法移民常自稱難民

1951年，聯合國通過《難民地位公約》，第一條定義了何謂難民：「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、宗教、國籍、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份或政治見解的原因，受到迫害，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，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，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。」這個定義主要為區別難民和移民。難民是處境危險到必須離開本國的人。移民則是為了各種原因選擇離開本國的人。換句話說，難民是被迫去國，移民則是主動去國。難民幾乎百分之百是非法進入他國的人，移民則可分為合法和非法兩類。非法移民往往自稱難民，尋求庇護。



難民既然是有性命危險，或人身安全無法保證，才被迫離開本國，先進國家便有人道主義和國際法義務去收容他們，不能將他們遣返。這是人類文明的進步。另一方面，非法移民有沒有資格得到庇護，需要鑑定。不符合資格的，可以遣返。真正的難民和非法移民，只有一線之差，要區別相當困難，收容國便有空子可鑽：想增加移民時，便把來者看作難民；想把來者拒諸門外，便將他們標籤為移民。

並非命如懸卵危在旦夕

今次蜂擁往歐洲的難民，主要來自中東敘利亞、阿富汗、伊拉克，以及北非的利比亞、索馬里、突尼斯、埃及等國。看媒體的報道，許多難民絕非衣衫襤褸，形銷骨立，不少人有智能手機。

接受記者訪問時，還坦白地說：不是凡肯收留的國家，他們都願意去。有的只願去英語國家，有的只肯去富裕的國家和都市，有的只願留在德國、瑞典等。可見，在這批數以十萬計的難民當中，不少並非命如懸卵、危在旦夕。這不等於說，他們不值得同情或收留。可是，他們如斯表現，的確難以博取收容國人民的同情！

西歐國家的經濟，尚未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恢復繁榮，中產和基層生活並不好過。年輕人失業率經年累月的高企。社會瀰漫排外氣氛。難民如斯表現，予右翼分子可乘之機，高舉反移民、反難民的旗幟，爭取選票和國會席位，擴張政治勢力，令不少歐盟國家的政府相當頭痛。

撰文：博文



第一著陸地承擔收容責任

歐盟國家在1990年簽署了《都柏林規定》（Dublin Regulation）。按照這個規定，所有難民均須在抵達第一著陸地（first port of entry）時，向該歐盟國家申請庇護。比如說，2015年的敘利亞難民，乘船偷渡到希臘，便要在希臘申請庇護。除了審核資格，分辨難民和非法移民外，第一著陸地國家要為難民提供住所、食物等等基本的生活需要。

去年，到歐盟去的難民，多採用三條路線：兩條循海路，經地中海去西班牙和希臘，或去西西里島和意大利。陸路則經土耳其及巴爾幹半島諸國，前往中、西和北歐。



自願不暇憂損害經濟

2015年歐盟的難民潮，最多難民到達的第一著陸地是：西班牙、希臘、馬耳他及意大利等。偏偏這幾個國家的經濟，受金融海嘯打擊最大，如今仍未恢復，債台高築，仍未解決。要此數國暫時、短期甚至長期承擔收容難民的責任，勢必損害其經濟，激發當地人民不滿，有損社會治安、秩序和穩定。富強如德國，也不勝負荷。

去年九月，德國總理默克爾決定，重新審視敘利亞難民資格的申請，企圖阻截更多難民投奔德國，以及遣返部分已收容的難民。歐盟委員會亦決議，在今年六月，重新評估乃至修改《都柏林規定》。



▲歐洲諸國飽受難民問題困擾

網上圖片

科大邀歷史學者講啓示



歷史啓示

香港科技大學上週舉辦「科大25周年傑出人士講座系列」，由哈佛大學歷史系勞倫斯·A·蒂施教授、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兼北京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尼爾·弗格森擔任主講嘉賓。

弗格森以「給下任美國總統的六個歷史教訓」為題發表演說，為下任美國總統分析歷史的忠告。弗格森經常就前美國總統喬治·布什以及現任總統巴拉克·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作出評論，他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包括《貨幣崛起》以及《文明：決定人類走向的六

大殺手級Apps》，他去年發表的著作《基辛格1923-1968年：理想主義者》，講述前美國國務卿兼國家安全顧問亨利·基辛格的生平事跡。

弗格森為著名傳記作家，計有14本著作。他首本著作《紙與鐵》入圍競逐History Today Book of the Year圖書獎，他編著的另一本散文集《虛擬的歷史》則成為英國最暢銷書籍。1998年，他出版了兩本廣獲好評的著作《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-1918：戰爭的悲憐》以及《羅斯柴爾德家族》，後者更奪得沃茲沃思商業歷史獎，其他著作亦包括2010年出版的《頂級金融家》。弗格森於2004年獲選為《時代雜誌》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。

歷史教育的窘境



編採速記

今年四月，《大公報》獨家報道近50間官津學校不開或停開中國歷史科，引起《亞洲週刊》及社會人士廣泛關注。到底，中國歷史會不會變成新高中的夕陽科？

清代學者龔自珍講過：欲亡其國，先滅其史。中史科應該不會亡，但從會考年代的兩、三萬人應考（佔當年總考生三成左右），變成五屆文憑試以來平均7000人（佔當年總考生一成左右），人們當然有憂慮的理由。

究其原因，初中和高中的螺旋式課程結構是癥結，三年初中要學過5000年國史，如何吃得消？兼科兼教加上課時嚴重不足，根本不可能教完課程，遑論教學生知興替、明得失？而中史在公開試（不論往年會考以至今天文憑試）及格率，都落後於世界歷史，四屆文憑試，中史得二級的比率定格於86%，世史則是92%，中史摘星率介乎1%-1.2%，世史則大約1.2-1.3%。加上新高中選科組合，成了學生對中史科避之則吉的推手。

2012年推行新學制以前，會考分文理以至商科，一般學生在中三上完中國歷史課，若選理科或商科，則幾乎從此不再學中史了。新高中提倡文中有理，理中有文，鼓勵多

元選科組合，出乎意料地，選修中史的，竟然迭創新高，考生由8000減至今年不足7000，最悲觀估計是減至5000人。中史變夕陽科，會否成真？

當然，與其年復年地哀嘆，根本無濟於事，也改變不了學生拒選或棄選中史的現實。怎麼辦？檢討中的初中中史和高中中史課程修訂不應停頓，教育局不能只說不做，與其再同反對任何課程革新的人或團體無了期地討價還價，不如好好找十來間中學作試點，試行五年看看。

必須有跳出框框的大思維，首先中史不應只限於中學，要擴展到小高，讓小五小六認識「三皇五帝夏商周」、讀讀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故事，以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概況，是當務之急，也是必須落實而且應該推行的課程和教學安排。初中方面，可從軍事、生活以至貿易入手，對照古今，以提高興趣，拓闊視野。高中則宜聚焦近現代專題。加深學透，以認識清末以來中華民族百年滄桑史，進而全方位了解現代中國和今日香港。這麼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，試問通識科如何說得通講得透？

筆者相信，這樣的歷史課程和教學安排，如果推行得法兼得力，歷史教育就不會再陷今天的窘境！只是，如何重編課程、怎樣裝備師資以及革新考卷試題，又會是一場曠日持久但無結論的爭吵。 呂少群

被遺忘的一段難民史



書架

在全球化年代，歐洲難民的問題成為全球焦點，引發不同立場人士的討論。香港出版的書籍一向較少關注此問題，雖然我們不易了解到這些國際層面的難民事件，但我在書店中找到劉義章、計超的《孤島扁舟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，2015年），本書不但記載了1949年時內地難民湧入香港的一段歷史，亦分析了當時港英政府的應對策略，令讀者認識這段早被遺忘的香港歷史片段。

1949年，內地不少人為了逃避戰火，紛紛扶老攜幼，千里迢迢奔往海外或港、澳、台三地。1950年5月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限制兩地人民進出香港，港府亦同時宣布取消華人可以自由出入邊境的政策。當時香港大街小巷上出現了許多從內地湧港的人群，一部分是舊政權的顯要人物，也有不是軍政人員或者流亡的青年學生。

這批難民的政治命運與原來的國民政府有着密切聯繫。他們原以為只是暫時滯留香港，盼望稍後能赴台灣定居。由於美國當時冷待偏安台灣的國民政府，而台灣也正處於經濟不景而自顧不暇，加上恐怕有間諜混跡其中而未即時接收這批老兵。1950年4月，港府決定把這批難民遷往遠離市區、交通不便的調景嶺。當他們初到這片不毛之地，他們開始以勤勞的雙手，在宣教士、熱心人士的援手下開闢新天地。

調景嶺在短短40多年中，從荒山野嶺建設成一個設備齊全、井然有序的獨特小區。調景嶺的成功，主要在於小區居民的氣質和內涵。這種能知進退的求生力量，深刻扎根在他們的心中。他們靠著刻苦拚搏精神，踏實謀生。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至今仍代代相傳，延續到小區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居民。

兩位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，是要保留這段被遺忘的調景嶺難民史，既是出於史學家的責任，同時亦由於他倆都曾長時間在調景嶺中生活，對該



區有一份深厚的感情。今天坐港鐵經過調景嶺時，我們不會對該區的歷史有何印象，但如你讀完本書後，定會對該區改觀，甚至有一種成為了老街坊的感覺。

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

尼特族與窮忙族



走近港青

你聽過尼特族（NEET）嗎？尼特族是當代的一個新名詞，是指那些非在職、不在學、又非正受訓的青少年。據網上資料，香港尼特族港青於2012年是有31,500人；相比其他先進經濟體，包括英國（8.4%）、法國（6.5%）及德國（6.0%），港青尼特族只佔同齡組別的2.4%，同比較低。話雖如此，香港尼特族也有超過三萬人；這批低學歷無技術港青的前途，需要其家人和社會的支援和關注。

與此同時，港青的失業情況也不樂觀，據2013年的失業率顯示，15至19歲

的港青失業率是17.5%，女港青則也有11.4%；當中，男港青失業情況較為嚴峻。按2015年統計顯示，全港失業率3.2%，但15至19歲港青的失業率卻有約15%，20至24歲港青失業率亦超過9%，兩組港青均比其他年齡群組的失業率明顯偏高。按網上資料，全港現有超過10萬15至24歲港青是既失業又失學的尼特族，怎樣去照顧這批雙失港青，看來除了港青自身和其家人有責之外，香港政府也應承負責籌謀，提出相關政策去扶助這群最弱的尼特族港青。

在全球化的國際社會中，一個各地青年的新問題是窮忙族的增加。在香港，15-24歲低收入在職青年由2001年的15.2%上升至2011年的17.5%，越來越多在職港青成為窮忙一族，這是香港社會要面對的新課題。美國於2012年有7.1%

的16-34歲青年是窮忙族；在日本當年有超過半數20-24歲男性勞動者是窮忙族，而25-35歲的窮忙族的男日青亦超過20%。

香港青年協會於2014年的調查發現，15-34歲的窮忙族港青約10%，比日本的比重略低，但比美國的同比卻高逾倍。2014年月入少於8,500元的港青有約十萬人；佔15-24歲的在職港青21.6%，即有五分之一港青是窮忙一族。

香港青年協會當年訪問了522名15至34歲港青，當中有300人在職，而有37%在職港青認為自己是貧窮的。貧窮港青有46%任職服務工作及銷售行業，三成七有專上學歷，兩成多更擁有大學學位；受訪窮忙港青中，有1成人更擔心永遠不能脫離在職貧窮。怎樣令窮忙港青薪金有合理回報或令他們活得有意義？這是我們社會各界要共同面對和處理的新課題。

教聯會副主席 胡少偉